

后奥运时代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的价值意蕴、 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史国生¹,刘冬华²,周铭扬³,吴 瑛⁴,黄 涛²,缪 律²

(1.南京体育学院 党政办公室,江苏 南京 210014;2.上海交通大学 体育系,上海 200240;3.山东大学 体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061;4.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上海 200438)

【摘 要】学校体育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工程,是开展奥林匹克教育的重要场域。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顺应新时代学校体育改革的趋势,符合持续开展奥林匹克教育的诉求。奥林匹克教育是学校体育改革的助推器,有助于强化学校体育增强学生体质的责任意识,发挥全面育人价值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的现实困境体现在:容易受到后奥运时代低谷效应影响、对于奥林匹克教育意义的认知不全、奥林匹克教育缺乏身体力行地实践、欠缺对奥林匹克教育的质量评估等。基于此,提出后奥运时代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工作的优化路径,包括深化后奥运时代战略协同关系;提升对奥林匹克教育的认知度;强化奥林匹克教育的实践典范;加强奥林匹克教育监督与评估。

【关键词】奥林匹克教育;学校体育改革;体教融合;教育现代化;全面育人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2)04-0012-08

DOI: 10.15877/j.cnki.nsic.20220608.001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教育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作出系列战略部署。根据《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总体要求,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在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和增强学生综合素质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生的全面发展不仅是新时代我国学校体育工作的主要目标,而且是长期以来奥林匹克教育追求的核心价值。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重大国际体育赛事或是停摆或是延期^[1],但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如期顺利举办,推动了我国奥林匹克运动进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增强了我国奥林匹克教育的效益。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为契机,深入开展奥林匹克教育,符合我国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建设的客观要求。学校体育不仅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工程,而且是开展奥林匹克教育的重要场域。目前,关于奥林匹克教育与学校体育融合发展的研

究,大多集中在国际奥林匹克教育经验借鉴^[2-3]、奥林匹克教育理念解析^[4]、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计划审视^[5]等方面。就持续推动奥林匹克教育的角度而言,后奥运时代我国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工作既顺应了新时代学校体育改革的发展趋势,也符合持续开展奥林匹克教育的价值诉求。紧扣后奥运时代脉搏,推动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一方面,有助于强化青少年学生对奥林匹克价值观的认知、促进奥林匹克教育走向深化;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动新时代学校体育改革和奥林匹克教育遗产转化之间的高效联动。因此,为有效破解我国奥林匹克教育面临的困境,亟需对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的价值意蕴加以考量,并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路径。

收稿日期:2022-04-26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学校体育科研项目(HJTY-2018-C05)。

作者简介:史国生(1963—),男,江苏常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奥林匹克运动。

通信作者:刘冬华(1970—),女,黑龙江七台河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

1 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的历史传承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便开始关注奥林匹克教育与学校体育的融合发展。1979年,新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后,中国奥委会在北京的个别中小学发起了奥林匹克价值宣传、教育传播和文化推广活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以下简称“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办阶段,我国政府发起了规模化的“同心结”奥林匹克教育活动,官方对奥林匹克教育与学校体育的融合发展作出了部署。“同心结”活动旨在向青少年学生宣传奥林匹克精神,普及奥林匹克知识,增强青少年学生对奥林匹克的理解,拓展中国学生的国际视野,加强世界各国青少年之间的交流,让全世界更多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了解中国文化^[6]。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闭幕,我国奥林匹克教育活动也有所迟滞。2011年,南京体育学院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关于在各成员国高等院校开设“奥林匹克运动”课程的号召,成立了南京体育学院奥林匹克学院,迈出了我国高等教育推动奥林匹克教育发展的坚实一步。2014年南京青奥会筹办阶段,南京青奥组委设计了青少年趣味运动会,引导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学习奥林匹克知识、享受奥林匹克带来的乐趣^[7]。综上所述,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14年南京青奥会,我国在奥林匹克教育与学校体育、社会文化等领域融合上的探索实践,大大提升了奥林匹克教育中国化传播的成效,奥林匹克核心价值观在增进青少年运动行为、培养健康意识、提高运动参与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为冬季奥林匹克教育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2015年,北京成功获得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权。在继承2008年北京奥运会奥运遗产的基础上,北京冬奥组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习近平体育思想为理论基础,开展了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奥林匹克教育活动^[8]。2021年,首都体育学院成立北京国际奥林匹克学院,为我国奥林匹克教育的深入推进贡献高校力量。2022年北京冬奥会筹办阶段,北京冬奥组委联合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共同印发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小学生奥林匹克教育计划》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青少年行动计划》。冰雪运动进校园不仅对于中国教育现代化和健康中国进程具有加速作用,而且为我国冬季奥林匹克教育传播提供了基础性条

件。此后,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及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遴选工作》《关于加快推进全国青少年冰雪运动进校园的指导意见》等配套政策,构建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冬季奥林匹克教育体系。由此可见,冰雪运动进校园是提高冬季奥林匹克教育在我国青少年中渗透力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北京冬奥会举办阶段,中国冰雪健儿谱写了奋勇争先、拼搏进取的辉煌篇章,更是为学校体育开展奥林匹克教育提供了鲜活素材。奥林匹克教育与学校体育的融合发展关系到我国冰雪运动的发展质量,关乎着我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全民健身等国家战略目标的总体进程。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是新时代学校体育改革的现实诉求,如何在具体实践中落实“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2 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的价值意蕴

2.1 奥林匹克教育是学校体育改革的助推器

1894年,皮埃尔·德·顾拜旦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初期,就在法国部分中小学试点开展了奥林匹克教育,但是顾拜旦并未对奥林匹克教育的概念加以明确界定^[9]。直到20世纪70年代,“奥林匹克教育”一词才被正式写入奥林匹克词典。同一时期,德国美因茨大学的诺伯特·穆勒教授将奥林匹克教育定义为:在体育运动中追求卓越成绩,将体育运动中的意志品质匹配到日常生活中,追求身心全面发展^[10]。换言之,奥林匹克教育传播和文化推广是以弘扬奥林匹克理念为主旨,以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加强道德约束、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为目的。奥林匹克教育并非单纯为了传递奥林匹克价值观,它是学校体育工作的延伸,对学校体育教育意义重大。1976年蒙特利尔冬奥会开始制定奥林匹克教育计划,1983年国际奥委会号召各国奥委会创建本国的奥林匹克学院(研究中心),以传播奥林匹克教育理念。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国际奥林匹克研究中心、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的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等,均在这一时期建立。结合我国奥林匹克教育现状和前景,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不仅推动了青少年学生学习奥林匹克知识、品鉴中国历史文化、理解中

华民族思想精髓,而且能够帮助青少年学生形成身心和谐发展观念和国际化思维。将学校体育作为奥林匹克教育传播的主阵地,通过身体实践和知识普及并重的教学形式,克服传统体育课单一枯燥的技能教学,提高学生的运动参与和体验感,有助于改善学校体育教学效果。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既是新时代学校体育的责任和使命,也是奥林匹克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学校应充分认识奥林匹克教育的多领域交叉属性,尤其是对学校体育的补充作用,将奥林匹克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挖掘奥林匹克教育蕴含的丰富资源,形成以体强身、以体启智、以体育人、以体怡美和以体促劳的教学理念。

2.2 强化学校体育增强学生体质的责任意识

20世纪80年代,兴奋剂丑闻、贿赂、腐败、商业主义、性别歧视等问题使得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徘徊在危机边缘^[11]。上述问题引发了国际奥委会对奥林匹克教育的反思,国际奥委会意识到必须出台更有力的政策加强奥林匹克教育管理。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的“一校一国”活动把奥林匹克运动和反兴奋剂教育纳入到学校体育课程^[12]。长野冬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的经验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1999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成立,该机构专门从事反兴奋剂的研究、教育和预防工作;第二,国际奥委会要求将“一校一国”活动作为奥运会的常规教育项目来实施。以“一校一国”为模板,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计的奥林匹克教育活动均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高度认可。2007年,国际奥委会启动了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计划,针对全球18岁以下青少年推出配套教材和课程,为学校开展奥林匹克教育提供了官方指导。各国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在奥林匹克教育上的案例,为我国奥林匹克教育与学校体育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参考。长期以来,我国学校体育工作始终以提高学生运动技能、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为核心,但是我国青少年学生视力不良和近视率偏高、超重肥胖率上升、握力水平下降、身体素质下滑等问题始终困扰着学校体育工作,学生体型呈现出“小胖墩”和“豆芽菜”两种极端现象,意味着学校体育在增强体质上的作用未能充分释放。我国深化体教融合正处于起步阶段,学校体育工作在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之间徘徊,未能形成有效合力。把竞技体育为核心载

体的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是对学校体育工作的有益补充。2022年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奥林匹克运动增强学生体质、传播积极健康生活方式、拓展学生国际视野。中国与冬奥会的邂逅是东西方文化的又一次碰撞,奥林匹克教育是对中华文化的丰富与升华,奥林匹克的本土化教育要以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展为重点。在新时代教育改革和后奥运时代的双重语境下,持续推动奥林匹克教育与学校体育融合,从全局高度强化学校体育增强学生体质的责任意识,进一步向学生普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知识,激发青少年学生参与冰雪运动的积极性,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走向雪场、走进冰场,切实发挥学校体育在增强学生体质中的应有作为。

2.3 奥林匹克教育发挥全面育人价值的必由之路

奥林匹克教育和学校体育的价值取向存在一致性。奥林匹克教育与个人、国家、社会之间相互依存(图1),通过奥林匹克教育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追求人与社会、国与世界的共同进步,将体育竞赛中公平公正、遵守比赛规则的精神引入社会公德和公民道德建设^[13]。对标习近平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对学校体育改革发展提出的“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四位一体目标要求,奥林匹克教育和新时代学校体育改革在价值取向上存在较高的同质性。2022年北京冬奥会筹备举办过程中我国的奥林匹克教育,以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以下简称“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为基础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贴近时代特征、符合基本国情的奥林匹克教育活动。这些活动既为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习得冰雪运动技能、发展身体素质、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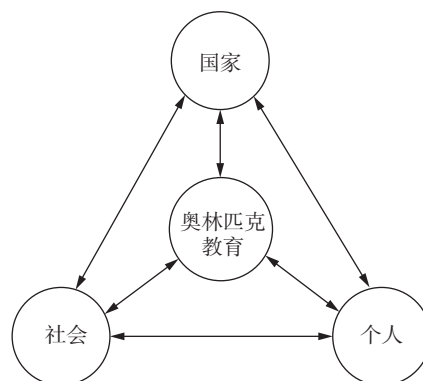


图1 奥林匹克教育的维度

Fig.1 Dimensions of Olympic education

奥林匹克文化知识提供了平台,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精神动力。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关于教育、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学校体育改革确立了方向,而奥林匹克教育是通往这一方向的有效路径。奥林匹克教育使奥林匹克精神深入我国,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奥林匹克教育实施的过程中,我国传统文化得到了复兴和发展,2022年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教育为学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提供了契机,提高了学生对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感。奥林匹克教育和学校体育在价值取向上的共性之处在于,无论是奥林匹克教育传播和文化推广,还是学校体育深化改革和全面发展,都围绕着立德树人、强身健体、涵养精神等方面展开具体的实践活动。由此可见,推动奥林匹克教育与学校体育融合是充分发挥体育全面育人价值的必由之路。因此,后奥运时代我国要以冰雪运动进校园为基础,开展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内容更丰富、特色更鲜明的奥林匹克教育活动,展现中国奥林匹克教育的智慧和力量。

3 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的现实困境

筹办和举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我国奥林匹克教育宣传和文化推广提供了历史机遇,也加速了我国奥林匹克教育的困境显现。诸如容易受到后奥运时代低谷效应影响、对于奥林匹克教育的意义认知不全、奥林匹克教育中缺乏身体力行地实践、欠缺对奥林匹克教育的质量评估等问题,阻碍了后奥运

时代我国奥林匹克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厘清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的现实困境,对于后奥运时代我国奥林匹克教育与学校体育的融合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3.1 容易受到后奥运时代低谷效应影响

笔者于2022年4月5日在中国知网以“奥林匹克教育”为主题检索了2001—2021年核心期刊发文量(图2)。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例,国内对奥林匹克教育的研究集中在奥运会筹办、举办阶段,奥运会闭幕后相关研究的热度迅速退却。可见,奥林匹克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容易受到后奥运时代低谷效应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管理主体之间的区别和管理客体之间的差异。就管理主体而言,在我国奥运会筹办阶段,奥林匹克教育宣传和文化推广的管理主体是北京奥组委,北京奥组委在宣传奥林匹克价值观、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提升社会扶残助残意识、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进入后奥运阶段,奥林匹克教育的管理主体发生变动,不同管理主体在目标上的协调和冲突会影响后续奥林匹克教育的质量,管理主体之间的越位、错位和失位等现象,势必会导致奥林匹克教育失去精细的指导和约束,影响我国奥林匹克教育的实际效果,尤其是制约了奥林匹克教育深入基层学校的推广与应用,难以“落地生根”。就管理客体而言,尽管我国在奥运会筹办和举办阶段围绕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建立了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和奥林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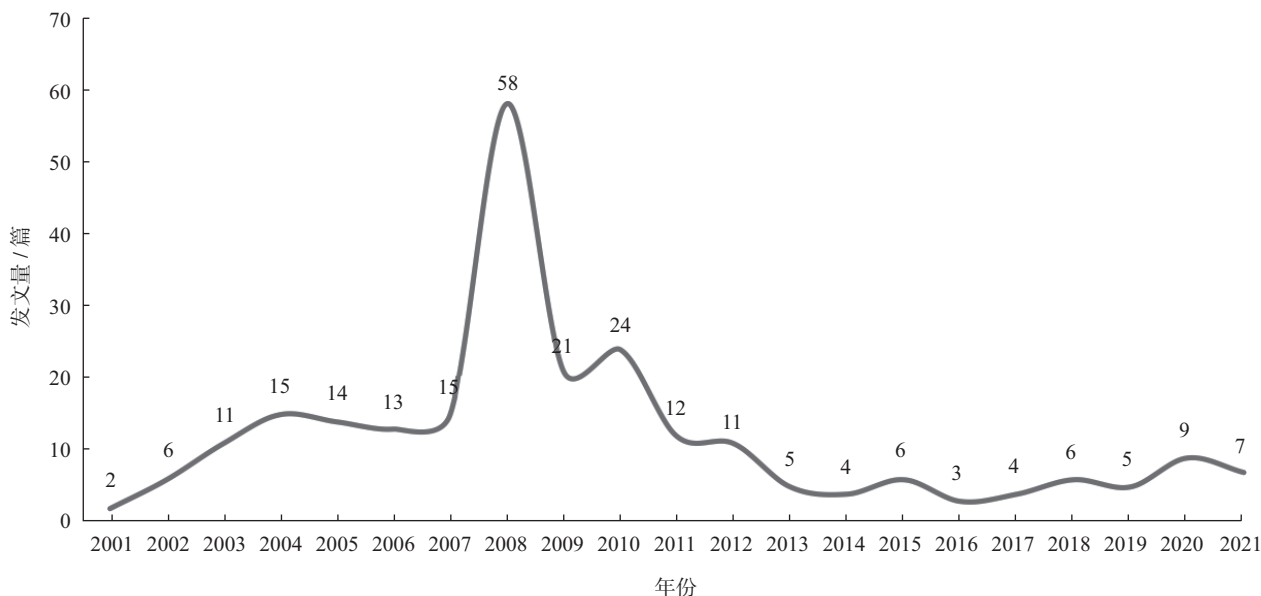


图2 2001—2021年核心期刊关于奥林匹克教育的发文量(中国知网)

Fig.2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Olympic education in core journals from 2001 to 2021(CNKI)

克教育示范学校,并对相关学校的规模数量提出了具体要求,但是奥运会闭幕后这些学校在教育实施层面容易出现目标偏移或虚化的现象。即已有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和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面临着如何深化教育改革和提升教育质量等问题,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激励举措,非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和非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面临着申报条件缺乏和申报动力不足等问题,上述问题在不同层面上对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实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3.2 对于奥林匹克教育意义的认知不全

国际奥林匹克学院荣誉院长康斯坦丁诺斯·乔治亚迪斯教授认为,奥林匹克教育经过百余年的探索实践,理念中的普世价值逐渐被挖掘,奥林匹克教育在促进青少年形成积极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培育良好的社会品质和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作用有目共睹^[14]。纵观我国冬季奥林匹克教育实践,以筹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为时间节点开展的相关教育活动,侧重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知识的普及,并未刻意突出奥林匹克教育在人格培养上的作用,这反映出对于奥林匹克教育意义的认知不全。造成认识片面的原因,主要来自理论、历史和现实等3个方面。理论方面,受传统文化思维定势和我国教育理念影响,教育被窄化成纯文化学习,社会对体育的理解仍简单、片面地停留在竞技体育层面,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解和认识大多停留在知识学习上,缺乏对奥林匹克教育中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的关注。历史方面,我国冰雪运动起步晚和底子薄,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新疆和内蒙古等地区,使得我国冬季奥林匹克教育的宣传推广缺乏必要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底蕴,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筹办和举办阶段的奥林匹克教育实践需要大力夯实人文根基^[15]。现实方面,我国依靠《“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实施纲要(2018—2022年)》等政策推动冰雪运动快速发展,针对“三亿”这一庞大的数据量,在冬奥会筹办阶段只有通过普及才能体现奥林匹克教育价值的最大化,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奥林匹克教育在育德等方面的作用,制约了奥林匹克教育价值观的多元呈现。

3.3 奥林匹克教育缺乏身体力行地实践

奥林匹克教育的核心载体是竞技体育,通过竞技体育提升青少年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是奥林匹克

教育的主要目的。如英国组织的奥林匹克青年营,波兰开展的小型奥林匹克运动会等,都围绕青少年开展了运动实践和知识理论并重的奥林匹克教育活动^[16]。有研究证明,奥林匹克教育活动对青少年健康行为产生的积极影响可以持续数年之久^[17]。尽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为减轻学生学习压力提供了政策依据,但是受教育理念固化、升学竞争、成才预期等因素影响,短期内要扭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侧重学习成绩的局面难度较大。一方面,基于“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我国在筹办和举办冬奥会阶段的奥林匹克教育主要采取了文化传播和知识传递的方式,学校层面由于受到场地、师资、设施、课程等因素限制,对冰雪运动的实践多集中在冰雪运动特色学校范围内,大部分地区中小学的冬季奥林匹克教育缺乏身体力行地实践;另一方面,社会层面奥林匹克教育的亮点主要在手绘冬奥会宣传海报、参观冬奥会比赛场馆和博物馆、冬奥科技秀、开展冰雪运动人文展和冬奥知识竞赛等方面,这些活动同样缺乏对奥林匹克教育实践上的引导,导致青少年学生只有奥林匹克运动的理论知识,缺乏奥林匹克运动实践及对其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和时代内涵的思考,奥林匹克教育成效停留在较浅的层次。

3.4 欠缺对奥林匹克教育的质量评估

虽然单届奥运会的比赛时长是有限的,但是奥林匹克教育不会随着奥运会的闭幕而停滞不前。根据北京冬奥组委的策划部署,未来在我国教育和体育等部门的共同努力下,2025年我国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将达到5 000所。这意味着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后与冰雪运动相关的学校体育工作将从扩大规模的角度切入,未来一段时间里相关部门的工作重心集中在遴选和甄别冰雪运动特色学校,这势必导致后期对奥林匹克教育质量评估和矫正的不足,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难以形成有效的服务性协同机制,相关部门缺乏调研或调研不深入,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学校的奥林匹克教育实情掌握不透,未设定明确的标准评估奥林匹克教育质量;二是,多数学校以创建冰雪运动特色学校或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为既定目标,目标达成后便停止了奥林匹克教育工

作的创新,导致奥林匹克教育的特色和亮点不足,难以形成常态化、长效化的奥林匹克教育发展机制;三是,已有的奥林匹克教育质量评估指标相对宽泛,以阶段性的定量判断居多,缺乏多维度评估指标的设计,同时评估方式较为主观、单一,尚未充分利用第三方评估机制,影响了奥林匹克教育的规范化和持续性发展。

4 后奥运时代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的优化路径

自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至今,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北京冬奥组委、体育和教育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奥林匹克教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契合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改革动向。奥林匹克教育不会随着冬奥会的闭幕而终止,进入后奥运时代我国奥林匹克教育传播和文化推广面临着新任务、新使命和新要求。国内有学者发出了必须持之以恒开展奥林匹克教育的呼吁^[18]。因此,如何传承和保护2022年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教育遗产,并以发展的眼光展望我国奥林匹克教育的未来,是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需要重点关注的。

4.1 深化后奥运时代战略协同关系

战略是实现长远目标所选择的发展方向、所确定的行动路线以及资源分配方案的总纲。无论是北京冬奥组委发布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还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都未能给奥林匹克教育与学校体育的融合提供较强的指导意见或操作方案。后奥运时代,要以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的内在机理作为参考依据,从整体上把握奥林匹克教育在新时代学校体育改革中的功能定位,深化战略协同关系,促进奥林匹克教育与学校体育的良性互动,提升奥林匹克教育与学校体育改革的协调性。首先,我国体育等部门要积极协同奥委会,从宏观层面构建管理主体之间的和谐关系,针对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的现实困境制定协同发展战略;其次,教育部门要发挥统筹作用,学校作为奥林匹克教育的主要场域,必须加快明确学校体育的主体功能,并为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铺平道路,制定完善的相关配套政策与优质的运营团队,以及高素质高水平的教

师队伍,确保奥林匹克教育的顺利开展;最后,考虑到目前我国奥林匹克教育体系不够完善,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力量,进一步完善以政府部门、教育部门、体育部门和奥委会为主导,学校为重点,社会广泛参与的实施体系,为学校奥林匹克教育提供技术支持。后奥运时代深化战略协同关系的关键在于完善统筹协调机制。教育和体育等部门要结合国家教育改革顶层设计以及地方、学校建设规划等各方因素,优化奥林匹克教育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开发治理,因地制宜制定奥林匹克教育计划,提升奥林匹克教育在促进青少年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上的作用。对此,以北京国际奥林匹克教育学院为代表的教育平台要积极联合地方教育部门,组织体育教师和体育教练员定期参加奥林匹克教育师资培训,通过奥林匹克教育培训课程更新教育教学理念,激发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教育部门要结合奥林匹克教育跨学科的属性,搭建多样化的奥林匹克教育课程体系和运动竞赛体系,发挥奥林匹克运动在体育后备人才中的选拔作用,加强奥林匹克教学与体育竞赛之间的结合,拓展我国体育后备人才选拔范围和成才渠道。

4.2 提升对奥林匹克教育的认知度

正确认识奥林匹克教育,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对奥林匹克教育的认知度才能让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奥林匹克教育遗产惠及更多人。第一,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中国奥委会等部门可以联合高校奥林匹克运动教学团队,通过“互联网+教育”在中国大学慕课等在线学习平台开设奥林匹克教育线上课程,教师通过平台发布学习任务、学习内容和作业,学生通过平台进行线上学习、问题讨论、在线完成作业和单元测验,实现奥林匹克教育资源的线上覆盖,为每一个对奥林匹克教育感兴趣的人创造便捷的学习途径;第二,我国奥林匹克教育中实体建筑、冰雪运动场馆场地等资源都是有限的,相关部门要抓好资源整合,关注奥林匹克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学校体育资源的建设治理,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将奥林匹克教育与有形资源进行整合,让青少年学生获得沉浸式的奥林匹克教育体验,避免奥林匹克教育资源的单一挖掘和片面认识;第三,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组织国内外冰雪行业的教育专家学者传授奥林匹克教育前沿知识,

邀请冬奥会运动员分享赛场背后的故事和成功经验,通过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推动青少年学生对奥林匹克教育的认知度和探索欲;第四,相关部门要统筹学校内外资源,把闲置的校内体育资源包装再利用,扎实推进校内体育场馆建设和改造,盘活现有资源,为校内开展奥林匹克教育创造物质基础。此外,可将校外文化馆、体育馆、博物馆等资源进行整合利用,释放各个主体之间的力量,发挥社会资源对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补充作用,提升校内外资源间的渗透度。

4.3 强化奥林匹克教育的实践典范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以9金4银2铜的成绩位列奖牌榜第三名,这是自1980年中国代表团参加冬奥会以来,中国冰雪健儿获得的最好成绩,奖牌榜排名也创造了参加冬奥以来的最佳纪录。北京冬奥会赛场上中国冬奥健儿追求卓越的精神、自信率真的个性和尊重对手的风度,为奥林匹克教育增添了生动鲜活的案例。后奥运时代学校要继续展开奥林匹克教育专题讲座、宣传活动和融合课程等形式的教育活动,宣传和聚焦冰雪运动,鼓励更多青少年学生通过运动参与,切身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强化奥林匹克教育的实践价值,为增强学生体质保驾护航。截至2021年底,我国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累计达835所,为避免2022年北京冬奥会后这些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工作陷入停滞,中国奥委会、教育和体育部门可通过区域联动、跨校联动的方式,强化奥林匹克教育的实践典范。区域联动方面,以北京和张家口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奥林匹克教育协同展开,增强不同区域之间的联动,拓宽奥林匹克教育平台,推动不同区域之间资源和技术互通互补,形成奥运遗产传承保护和奥林匹克教育持续开展的有效衔接。也可以尝试将北京和张家口的奥林匹克教育经验分享出去,以中国为中心带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奥林匹克教育氛围。跨校联动方面,要加强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和非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之间的跨校联动,相关部门可制定出台支持跨校联动的若干举措,推动奥林匹克教育的重心下移和资源整合,促进奥林匹克教育与学校体育有机结合,支持和扶持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对接其他学校,打破学校之间各自为战的局面,积极发挥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在奥林匹克教育中的典范作用。

4.4 加强奥林匹克教育监督与评估

对于后奥运时代奥林匹克教育与学校体育融合发展而言,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进行监督与评估,确保相关措施落实到位。从创新优化组织设置、加强业务交流和规范内部管理等入手,构建符合后奥运时代持续开展奥林匹克教育要求的监督评估机制,以此来促成学校体育对奥林匹克教育的重视。第一,要调整结构,创新优化组织设置,通过北京国际奥林匹克教育学院等国际化平台确保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之间的沟通顺畅,对相关职能部门和相关单位进行整合,设置专门负责奥林匹克教育事宜的机构;第二,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业务交流,降低后续工作中的沟通成本,降低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认知差异和利益冲突,推动奥林匹克教育融合政策在学校体育工作中平稳落地;第三,规范内部管理,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加强对学校奥林匹克教育设备采购、材料审查和技术评估等环节的监督检查,通过第三方监督、第三方评估等方式,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等原则,以审促改,确保组织内部的规范运行。此外,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明确权责,厘清边界,完善配套制度,助力奥林匹克教育与学校体育融合发展。一是,要建立多方配合联动机制,由中国奥委会、体育和教育等部门联合制定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的实施意见,建立各项工作统筹衔接的推进体系,通过各部门之间的横向整合为推进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纵深开展提供保障;二是,要进一步明确学校体育在奥林匹克教育中的主体责任,提高学校体育工作负责人对奥林匹克教育意义的认知,切实推动奥林匹克教育与学校体育的融合水平,构建学校体育与奥林匹克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体系;三是,体育部门在行动上要主动对接并配合教育部门,持续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等活动的稳步开展,确保后奥运时代我国奥林匹克教育有序开展;四是,要强化学校师资配合,创新奥林匹克教育相关人员编制管理,实施人员合理调配,赋予学校更加灵活的用人自主权,加强学校奥林匹克教育一线教师的专项化培训,提高思想、知识、技能以及课程资源等方面储备。地方教育部门要强化对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开展情况的评价力度,根据学校实际状况和发展规划进行差异化评价,保障并评估学校奥林匹克教育质量。

5 结语

以竞技体育为核心载体的奥林匹克教育,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进程中经久不衰的话题。我国在筹办举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残奥会的过程中,以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和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为主要阵地,设计并实施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奥林匹克教育传播和文化推广活动,这些活动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奥林匹克教育方案、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我国学校体育工作发挥了重要的助力作用。进入后奥运时代,奥林匹克教育融入学校体育是新时代学校体育改革、奥林匹克教育持续开展的内在要求。要持续通过奥林匹克教育向广大青少年学生传递正确的社会品德和道德价值观念,推动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和谐,促进青少年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改造,进一步彰显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 [1] 冯雅男,毕天杨. 东京2020年奥运会延期对举办城市的影响与应对——基于奥运城市东京的历史经验[J]. 体育学研究,2020,34(3): 19-26.
- [2] 王润斌,李慧林,贺冬婉.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背景下加拿大奥委会的奥林匹克教育实践及启示[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0,32(3): 214-220.
- [3] 刘正,曹宇,孙宇辰. 2018平昌冬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9,42(2): 115-125.
- [4] 郭希. 国际奥林匹克教育发展探微[J]. 体育文化导刊,2014(5): 153-156.
- [5] 李根,张晓杰,高嵘. 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计划的多维审视[J]. 体育学刊,2019,26(5): 27-34.
- [6] 茹秀英,吕晓丽,郭英杰. 北京奥林匹克教育“同心结”交流活动中的国际理解教育研究[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1,23(5): 409-419.
- [7] 王东海. 青奥会视角下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价值的研究[J].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4,30(3): 38-41.
- [8] 李宁,任振朋,王润斌.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奥林匹克新格言的时代价值[J]. 体育学研究,2021,35(6): 91-98.
- [9] WASSONG S. Pierre De Coubertin (1863-1937)-Olympism[J]. German Journal of Exercise and Sport Research, 2001, 31(3): 343-346.
- [10] MULLER N. The Olympic idea of Pierre de Coubertin and Carl Diem and its materialisation in the IOA [R]. IOC: Report of the 16th session of the IOA, 1977.
- [11] 冯雅男,孙葆丽,毕天杨. “无城来办”的背后:后现代城市变革下的奥运呼求——基于对《奥林匹克2020议程》的思考[J]. 体育学研究,2020,34(1): 87-94.
- [12] 董国忠,王润斌,周鹏程. 2020年东京奥运会背景下日本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实施特征与镜鉴启示[J]. 体育学研究,2021,35(5): 65-80.
- [13] BULATOVA M, PLATONOV V. Olympism and the Olympic education: history, modernity, future[J]. Science in Olympic Sport, 2018(4): 4-27.
- [14] 王润斌,贺冬婉. 国际奥林匹克教育的理念发微与实践达成——康斯坦丁诺斯·乔治亚迪斯教授学术访谈录[J]. 体育与科学,2016,37(2): 7-12.
- [15] 缪律,史国生,周铭扬. 奥林匹克运动深化改革背景下奥运遗产现代治理的中国方案与推进策略[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1,36(2): 166-172.
- [16] ABABEI C. Study regarding the necessity to intensify the Olympic education actions in schools[J]. Sport & Society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2014,14: 3-17.
- [17] SUKYS S, MAJAUSKIENE D, DUMCIENE A. The effects of a three-year integrated Olympic education programme on adolescents' prosocial behaviours[J]. European Journal of Sport Science, 2017,17(3): 335-342.
- [18] 熊斗寅. 开展奥林匹克教育必须持之以恒[J]. 体育学刊,2020,27(2): 8-10.

作者贡献声明:

史国生:提出论文主题,设计论文框架,撰写、修改论文;刘冬华:修改论文、指导撰写论文;周铭扬:修改论文;吴瑛:设计论文框架、修改论文;黄涛:收集研究资料;缪律:收集研究资料、校对文字。

(下转第107页)